

我的赛虎

□林甲淳

赛虎，是我小时候家里养的一条狗。它全身皮毛黄灿灿的像一条鎏金的绸缎，没有一根杂毛，四肢舒展健硕有力，爪子上雪绒花的白。它跑起来就会发出“哒哒、哒哒”好听的声音，有点像战马在战场驰骋，两边尖锐虎牙与斑斓老虎一样；坐卧的时候像一条盘龙，长长的舌头几乎拖地；战斗时威风霸气，两只耳朵竖起来就像两柄“牛耳尖刀”。

赛虎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。有一次老街邻居的老房子着火了，木头房子一间连着一间蔓延开来，干柴遇烈火，火势越来越大。大家都急着灭火和转移财物，忘记了一些老人和小孩还困在里面，情况十分危急。这时候，里面传来一个婴儿的哭声，只见火光中赛虎向一片火海飞跃而去，火海连营，它循着哭声迅速找到目标，把一个在襁褓的婴儿牢牢叼在嘴上，好像于千军万马中救孤的壮举，当时的样子真有点像常山赵子龙。可就在赛虎出来的时候，不幸被一根倒塌带火的房梁砸到身上，火苗迅速烧焦了皮毛。它不顾疼痛，接连几个鱼跃跳出封锁线，把婴儿完好无损地救出来之后，这才跑到附近水塘就地打个滚。它身上的皮肤已经大面积被烧伤，伤愈后的这一道道疤痕成了赛虎永恒的精神勋章。

二爷在食品站工作，每天从猪肉铺上捡些猪的骨头碎肉带回去给它。随着二爷一记响亮口哨，赛虎立刻从三街六巷飞奔出来，老人每次远远看到它，就有意把骨头高高抛向空中，骨头自由落体之际，恰恰给了赛虎一个腾空起来的机会，它在高空中把骨头严丝合缝地衔到口中，其姿势不亚于马戏团的专业表演。奔腾跳跃一气呵成，动感十足的弧线简直是一场视觉的盛宴。

赛虎的忠诚是无与伦比的。小的时候我随父亲辗转多处为生计奔波，赛虎是吃肉不造作、吃糠不嫌弃，从老街的石板街到泥泞的农村田埂路，赛虎总是一路相伴。当时，一些村口的恶狗屡屡伤人，父亲一行人挑着担子，一群流浪狗狂吠着扑过来，吓得我赶紧躲到大人身后，父亲发出“赛虎上”的指令，赛虎立马跑到前面“保驾护航”。只见它目光如电，气势压人，让那些土狗不寒而栗，它如战神般一扑一剪一个冲锋，迅速扑倒叫得最凶的，其它的知道不是对手纷纷落荒而逃。

赛虎也通人性。平时它一边静静观察，一边默默记忆，有时候也能在大家干活的时候搭把手。父亲修理桌椅板凳什么的，需要什么工具时，有时候不需要招呼赛虎就明白了，进进出出地把需要的钉子螺丝钉老虎钳叼到我们面前。而且工具的用途也记得明明白白，比如，需要拧铁丝会叼来老虎钳，拧螺丝会叼来螺丝刀。所以，父亲说赛虎比他的一帮徒弟还管用。

赛虎警觉性不亚于哨兵。父亲每天在作坊劳作到下半夜，工作结束后有时倒头便睡，而且夏天闷热，门窗多半是敞开着。父亲房间有一个录放两用机宝贝疙瘩，这在当时价值不菲，不小心被当地的一个小偷瞄上了。小偷趁着一个黑夜，潜入室内偷盗，并企图翻墙离开，被巡夜的赛虎发现，冷不丁地从墙角窜过来，死死咬住他的裤脚，吓得小偷赶紧撒下录音机落荒而逃。

赛虎还是个不错的“书童”。每天放学，赛虎总是在校园的路尽头远远地等着我，在人群中发现我的身影，马上飞奔过来，绕着我的身前身后，有时候衔着我的书包撒开脚丫跑得好好好。近身时它撒娇地龇牙咧嘴，和我一起倒在稻草地，耳鬓厮磨好不亲热；我跳到河里游泳，赛虎就守着我的衣服和书包。夕阳下，我俩你追我赶一路小跑，金色的霞光照在我们身后，暖暖的。

找寻燕子

□周波

找寻燕子的念头，是在到过老屋原址后产出的，一经产生就成了一种欲望。

“这是曾经的院子，有两个露天的大水缸。”

“这是过去的堂前，是左右舍聊天闲谈做针线活的场所，也是最热闹的地方。”

那天，我约姐姐一起去看老屋，可到了那里却有些失落，老屋没了，成了几幢高楼。

“对了，你还记得堂前的木头横梁上有燕巢？以此为内容我们还写过作文呢。”姐问我。

“当然记得。”我一边回答，一边抬起头来，想找寻当年的燕子及凌空掠过的痕迹，但遗憾的是，我只看到了这几幢高楼之间那块小小的天空，而当年的燕子及踪迹却是杳如黄鹤无影无踪。

回家后，静静地坐着，心里还想着老屋，想着老屋的燕子。不经意间，那一串串遥远的记忆从模糊到清晰，慢慢地浮现在眼前。

老屋过去是大户人家的豪宅，二十多间大大小小的房间，有一个大大的院子，还有一个敞开式的“堂前”，十多平方米的面积，是那时我们七八户居民活动的场所。这里的居民，最为骄傲的是堂前横梁上的那个燕巢，也是我们这一片居民区唯一的燕巢。

燕巢究竟是什么时候有的，大人们都说不清楚。某一天，只是看到一对似曾相识的

燕子飞来，在堂前“旧居”及周围跳来蹦去，嘴里还呢喃着，像是在向我们问好。这时大人们会高兴地说：燕子回来了。

果然不出几天，这对燕子又来了，它们嘴里衔着草枝泥巴，飞进飞出，把旧居修筑一新。当天晚上，它俩就在这个家栖息了，自然也成了我们这里的一员。

过不了多久，眼尖的张家叔叔发现里面多了两张黄嫩的小嘴，很快大家都知道了。最兴奋的是我们这帮小学生，拿着作文簿，站在燕巢下，以燕宝为题材，搜肠刮肚，浮想联翩，努力地想写出一篇受到老师表扬的好作文。

这个时候，也是我们这些小孩最自豪的时候，常会带着要好的同学来现场观看。邻居小伙伴建云有一次向同学介绍：我们堂前有个燕巢，里面有四只燕子。他的同学不相信，嘲笑他吹牛，两人你一句我一句相持不下，建云赌气地提出打赌，赌注五毛钱。结果可想而知，建云赢了，他用赢来的钱买了奶油糖，我也吃到一颗。

自从燕子回来后，我们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。到堂前的人多了，边做针线活边向上张望的次数也多了；堂前聊天时的声音小了，唯恐高分贝的大嗓门惊吓了它们；做游戏时，大人都会把我们赶到堂前的露天院子里，说是喧闹声会影响燕宝宝的休息。许多父母常叫上学的子女在堂前做功课，说是燕子相伴学习，人会变得聪明。

终有一天，当堂前聊天做针线活的人们突然觉得安静了，这才发现横梁上已是燕去巢空。大家的心中有许多惆怅，更多的是祈盼明年燕子快点回来。

后来，这一带的老房子拆迁了，我们也搬了家。但我能想象到，燕子肯定回来过，只不过这里已变成高楼大厦，它的“旧居”再也找不到了。那它们去哪儿了？我不禁忧心忡忡。

当下，展翅飞翔的白鹭、草丛中追逐嬉戏的小鸟，还有周围游玩锻炼的人群，勾画出一幅自然天成、和谐祥和的生态美景。特别是白鹭，历来是文人墨客笔下“一首精巧的诗”，赞美点溢于言表。但我内心还是青睐“黑衣裳、白肚皮、尖尖嘴、剪刀尾巴”的燕子，就像我喜欢“贴身小棉袄”的女儿一样。

找寻燕子，成了按捺不住的阵阵冲动。城市里找不到，那我就去乡村。总有一天，在“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”的时节里，我会和掠水穿户、轻盈敏捷的燕子相逢在一起，重温那“鹊噪枝头，燕语梁间”如梦如诗的意境，满足自己小小的欲望，岂不快哉！

总第7152期

配图 李海波

投稿邮箱

essay@cnnb.com.cn

